說郛目錄

弓第三十三

西溪叢話 姚亮
倦游雜錄 張師正
虛谷閒抄 方回
玉照新志 王明清
方氏筆記 方回
復齋閒記 龔相
醉翁瘮語 樓璹

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

錦里新聞

西溪叢語

宋 姚亮

嘗讀新論云若小說家合叢淺小語以作短書有可觀之辭余以生平父兄師友相與談說履歷見聞疑誤攷證積而漸富有足採者因綴緝成編目爲叢語不敢誇於多聞聊以自怡而已紹興昭陽作噩仲春望日西溪姚賓令威云

段成式酉陽雜俎有諾臯記又有支諾臯意義難解春秋左氏傳襄公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

子將伐齊夢與厲公以戈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皐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人則可以逞獻子許諾疑此是也晁伯子談助云靈仙秘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取寄生木三呪曰喏皐敢告日月震雷令人無敢見我我爲大帝使者乃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爲簪二七循頭上居衆人中人不見

周易遁卦肥遯無不利肥字古作蜚與古蜚字相似即今之飛字後世遂改爲肥字九師道訓云遁而能蜚吉孰大焉張平子思玄賦云欲蜚遁以保名汪易上九飛遁無不利謂去也曹子建七啓云飛遯翻俗程氏易傳引漸上九鴻漸于陸爲鴻漸于逵以小狐汔濟汔當爲仡豈未辨證此耶

古文象者黃帝使衙人蒼頡所作也蒼頡姓侯剛氏

暇嘗閱李白過彭蠡湖詩云水碧或可采金膏祕莫言江文通詩云水碧驗未黷金膏靈詎緇翰曰水碧水玉也金膏仙藥也又云傲睨摘木芝凌波采赤碧謝靈運入彭蠡湖口作金膏滅明膏水碧輟流涇汪

云水碧水玉也此江中有之然皆滅其光明止見溫潤穆天子傳泊伯示女黃金之膏山海經云耿山中多水碧又云紫桑之山潯陽水其下多碧多冷石赭未知何物余嘗見墨子道書大藥中有水脂碧者當是梅聖俞聽喚廬山詩云絕頂水底花闌謝向淵腹攬之不可得滴瀝空在鞠豈非水碧耶

廣爲也又韓非子云宋人求饒鼎魯人云眞也齊人曰贋也

昔張敏叔有十客圖不記其名予長兄伯聲嘗得三十客牡丹爲貴客梅爲清客蘭爲幽客桃爲妖客杏爲艷客蓮爲溪客木犀爲岩客海棠爲蜀客躑躅爲山客梨爲談客瑞香爲閨客菊爲壽客木芙蓉爲醉客酴醾爲才客臘梅爲寒客瓊花爲仙客素香爲韻客丁香爲情客葵爲忠客含笑爲佞客楊花爲狂客玫瑰爲刺客郁李爲痴客木槿爲時客安石榴爲村客鼓子花爲田客棣棠爲俗客蔓陀羅爲惡客孤燈爲窮客棠藜爲鬼客

齊斧虞喜志林音側階切凡師出齊戒入廟受斧故

云齊也陳林云腰領不足以膏齊斧服虔注云易衰其資斧張姜云斧越也以整齊天下應劭云齊利也蕭斧或云鉞斧也淮南子云磨蕭斧以伐朝菌蕭之義未詳太平御覽引漢書王莽傳喪其齊斧音齊一劉向別錄云讐校書二本一人視一人讀視若怨家故曰讐書

予監台州杜瀆鹽場日以蓮子試滷擇蓮子重者用之滷浮三蓮四蓮味重五蓮尤重蓮子取其浮而直若二蓮直或二直二橫即味差薄若滷更薄即蓮沉於底而煎鹽不成閩中之法以雞子桃仁試之滷味重則正浮在上鹹淡相半則二物俱浮與此相類臨安府仁和縣畬經出槖鑰沙在縣東四里海際之人採用鼓鑄銅錫之模諸州皆來採亦猶邢沙可以碾玉也

孟蜀玉最殿東坡續爲長短句氷肌玉骨清無汚水殿風來暗滿簾開明月解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亂夜深瓊戶寂無聲時見飛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

馬監場云泉州一僧能治金蚕虫毒如中毒者先以白礬末令嘗不澁覺味甘次食黑豆不腥乃中毒也即濃煎石榴皮根飲之下即吐出有虫皆活無不愈者李晦之云凡中毒以白礬牙茶擣爲末冷水飲之即愈

金虎二字所用不同張平子東京賦云始於宮憐卒於金虎五臣注云幽厲小人與君子爲隣堅若金惡若虎此卒以亡何祖徹詩云里館離金虎五臣注云望館月御也西方金也西方七宿畢昴之屬俱白虎也河圖云亡金虎喻秦居也陸士衡詩云大辰匿耀金虎習質井石星經云昴西方白虎之宿太白金精太白入火昴金虎相簿主有兵亂

沈休文山陰柳家女詩云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鄉里謂妻也南史張彪傳呼妻爲鄉里云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知會稽人言家里其意同也

行香起於後魏及江左齊梁間每然香薰手或以香末散行謂之行香唐初因之文宗朝省蠡奏設齋行香事無經據乃罷宣宗復釋教行其儀朱梁開國大

明節百官行香視壽石晉天禧中竇正固奏國忌行香宰臣跪爐百官立班仍飯僧百人即爲定式國朝至今因之

今俗諺云如盐藥言其少而難得本草戎盐部中陳藏器云盐藥味鹹無毒療赤眼明目生海西南雷州諸山石似芒硝入口極冷可傳瘡腫又本草凡毒箭唯盐藥可解戎盐條中不言恐有脫誤

唐秘書省有熟紙匠十人裝潢匠六人潢集韻音切曠切釋名染紙也齊民要術有裝潢紙法又謂汁潢凡潢紙滅白便是染則年久色暗蓋染黃也後有雌黃治書法云潢訖治者佳先治入潢則軟要術後魏賈思勰撰則古用黃紙寫書久也寫訖入潢辟蠹也今惟釋藏經如此先寫後潢要術又云凡打紙欲生生則堅厚則熟紙匠蓋打紙工也

古詩燈檠昏魚目檠讀爲去聲集韻檠渠耿切有四足似几又檠音平聲榜也非燈檠字韓退之云墻角君看短檠棄亦誤也

青衫白髮老參軍旋糶黃粱買酒尊但得有錢留客

醉也勝騎馬傍人門此詩膾炙人口不知誰作見施
僉判德權云乃德清人知桐廬政議詩
唐初功臣皆云圖形凌烟閣而河間元王孝恭碑乃
作戢武門豈凌烟先名戢武而後改之邪又段志云
玄碑亦云圖形凌烟閣封德彝名倫房玄齡名喬高
士廉名儉顏師古名籍而皆以字行顏之推名云凡
古名者終則諱之字乃以爲子江北士人全不辨也
名亦呼爲字字固爲子顏師古匡謬正俗云或問人
有稱字而不稱名何也顏師古考諸典故稱名爲
是顏師古立論如此而乃以字行不可曉也
唐河候新詞頌春宗撰云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注
華陰人也韋懷傳注引聖賢塚墓記云馮夷弘農華
陰潼鄉隄里人服藥得水仙爲河伯又引龍魚河圖
云河伯姓呂名公子一云姓馮名夷三說雖異其說
無類稽據則同
唐會昌五年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又會要元和二
年官賜額爲寺私造者招提蘭若僧輝記梵云拓闍
提奢唐言四方僧物但傳寫者訛拓爲招去闍奢留

提字也招提乃十方住持耳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宋 張師正

劉潛以淄州職官權知鄆州平陰縣事一日與客飲驛亭左右報太夫人暴疾潛馳歸已不及矣潛抱母一慟而絕其妻見潛死復撫潛尸大號而卒特人傷之曰子死于孝妻死于義孝義之美併集一家。

凡視五色皆損目惟黑色於目無損李氏奉江南之日中書皆用皂羅糊屏風所以養目也王丞相介父在政府亦以皂羅糊屏障

山民云熊於山中行數千里悉有鑑伏之所必在石岩枯木中山民謂之熊館惟虎出百里則外迷失道路

石參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爲員外郎帖職時西域獻獅子畜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嘗率同列往觀或嘆曰彼獸也給肉乃爾吾輩忝預郎曹日不過數斤人翻不及獸乎石曰君何不知分邪彼乃苑中獅子吾曹員外郎耳安可比邪

韓龍圖贊山東人鄉里食味好以醬漬瓜啗謂之

虀韓爲河北都漕廨宇在大名明府府中諸軍營多嚮此物韓嘗曰某營者最佳某營者次之趙說嘆曰歐陽永叔嘗撰花譜蔡君謨亦著荔枝譜今須請韓龍圖贊撰瓜虀譜矣

陳烈福州人博學不循時態動遵古禮蔡君謨居喪於莆田烈往吊之將至近境語門人曰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今將與二三子行此禮於是烏巾襴鞹與二十餘生望門以手据地膝行號慟而入孝堂婦女望之皆走君謨匿笑受吊即時李遘畫匍匐

圖

陳少卿亞以滑稽著稱蔡君謨嘗以其名戲之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復之曰蔡襄無口便成衰時以爲名對爲殿中丞日知嶺南恩州到任作書與親舊曰使君之五馬雙於名日而已螃蟹之一文兩個眞實不虛又嘗曰生平得一對最親切者是生紅對白熟也

今之迺遠軍乃古潤州之地潤源出焉中有水虫類魚鳴作覓覓之聲見者即以挺刃擊之或化爲石可以爲礪石名曰覓石長尺餘直一二千緡兵刃經其磨者刃光而不鏃亦奇物也

嶺南人好啖蛇易其名曰茅鱔草鱔曰茅蝦鼠曰家鹿蝦蟇曰蛤蚧皆常所食者海魚之異者黃魚化爲鸚鵡泡去聲魚大者如斗身有刺化爲豪猪沙魚之班者化爲鹿

桂州婦女產男者取其胞衣淨濯細切五味煎調之召至親者合宴置酒爾啗若不預者必致忿爭

今人呼煑麵爲湯餅唐人呼饅頭爲籠餅豈非水瀹

而食者皆可呼湯餅籠蒸而食者皆可呼籠餅市井有鬻胡餅者不曉名之所謂得非熟於爐而食者呼爲爐餅宜矣

零陵出石燕舊傳雨過則飛嘗見同年謝郎中鴻云向在鄉中山寺爲學高岩石上有如燕狀者因以筆識之石爲烈日所暴忽有驟雨過所識者往往墜地蓋寒熱相激而遁非能飛也

沉香木嶺南諸郡悉有之瀕海諸州尤多交幹連岡嶺相接數千里不絕葉如冬青大者合數人抱木性虛朝山民或以構茅廬或以爲橋梁爲飯甑尤善有香者百無一二蓋木得雨方結多在折枝枯幹中或爲沉或爲煎或爲黃熟自枯死者爲之木槃香今南恩高竇等州惟產生結香蓋山民入山見香木之曲幹斜枝必以刀砍之成坎經年得雨水所漬結香復以鋸取之刮去白木其香結爲班點亦名鷓鴣班燔之甚佳沉之良者惟在瓊崖等州俗謂角沉乃生水中取者宜用薰囊黃沉乃枯木中得之宜入藥用依木皮而結者謂之青桂氣尤清在土中歲久不待

刓剔而精者謂之龍鱗亦有削之自卷咀之棄朝者謂之黃臘沉尤難得

有善諛者熙寧中曾以先光祿卿薦守番禺嘗啓王介甫丞相曰某所恨微軀日益安健惟願早就木冀得丞相一埋銘庶幾名附雄文不磨滅于後世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宋　方回

安西市帛肆有販鬻求利而爲之平者姓張家富財居光德里其女國色也嘗晝寢夢至一處朱門戶棨戟森然由之而入望其中堂若設燕張樂左右廊皆施帷幄有紫衣吏引張氏於西廊幙次見少女如張等輩十許人皆花容綽約釵鈿照耀既至吏促張粧飾諸女迭助之理澤傅粉有頃自外傳呼侍郎來競隙間窺之見一紫綬大官張氏之兄嘗爲其小

吏識之乃吏部沈公也俄雙呼曰尚書來又有識者
并帥王公也逡巡復連呼曰某來皆郎官以上六七
人坐畢前紫衣吏曰可出矣羣女旋進金石絲竹鏗
鍧震響中宵酒酣并州見張氏而視之尤屬意焉謂
曰汝習何技能對曰未嘗學聲音使與之琴辭不能
曰第操之乃撫之而成曲予之箏亦然琵琶亦然皆
平生所不習也王公曰恐汝或遺乃令口授吟曰環
梳閑掃學宮粧獨立閒庭納夜凉手把玉簪敲砌竹
清歌一曲月如霜謂張曰其歸辭父母異日復來忽
驚啼而寤手捫衣帶曰尚書命我矣索筆錄之而北
故泣對所夢且曰殆將死乎母怒曰汝作魘爾何
出不祥言如是因臥病累日外親有持酒殽者又有
將食來者女曰且須膏沐澡瀹母聽良久艷粧盛飾
斂容下堂乃徧拜父母及坐客曰時不可留某今往
矣因援衾而寢父母環伺之俄遂卒會昌二年六月
十五日也

同昌公主薨帝傷悼不已以仙音燭賜安國寺冀追
冥福其狀殊高層層露寶爲之花鳥皆玲瓏燭既然

點外玲瓏者皆響動丁當淸逸燭盡響絕莫測其理
蜀中有一道人賣自然羹人試買之盌中二魚鱗鬣
腸胃皆具鱗間有黑紋如一圓月味如澹水食者旋
剔去鱗腸其味香美有問魚上何故有月道人從盌
中傾出皆是荔枝仁初未嘗有魚并月則笑而急走
回顧云蓬萊月也不識明年時疫食羹人皆免道人
不復見
幽州石老者賣藥爲業年八十忽瞑大十餘日不食
惟飲水而已其疾猶扶持而行比瞑其子號泣呼四

隣云適來有病白鶴入吾父室中吾父亦化去
同飛去矣遂指雲中白鶴擗地號叫人異而觀之
焚香禮拜節度使李懷仙差兵馬使朱希來驗見室
中有穿紙格出入處遍問邑人四鄰皆言石老化爲
白鶴飛去翔翥雲間移時節度使賜絹一百疋米一
百石與石老子家遠近傳石老得仙太淸宮道士段
常著續仙傳備載石老升仙事月餘其子與鄰人爭
鬬官中訊鞫乃爲分絹不平云石老病久其夕奄忽
將終其子以木貫大石縛父屍沉於乾桑河水妄指

雲中白鶴是父州縣復差人檢驗於所說沉水處澇
漉得屍懷仙遂杖殺其子

吳郡太湖中有聖姑棺洞庭山有聖姑寺并祠其棺
在祠中俗傳聖姑之死已數百年其貌如生遠近來
賽歲獻文服粧粉不絕有人欲得觀者巫秘密云慎
不可若開便有風雨之變村閭皆信事之無敢窺者
巫又妄傳云有見者衣粧儼然一如生人大曆中福
建觀察使李照之子七郎者性狂兇恃勢不懼程法
因率奴客啓棺視之惟朽骨髑髏而已亦無風雨之
變

淄青有一百姓家燕窠累年添接僅踰三尺其燕甫
雛既飛忽一旦有諸野禽飛入庭除俄而漸衆棟宇
之上棲息無空隙不復畏人廚人饋食於堂手中盤
饌皆被衆禽搏撮莫可驅逐其家老人罔測災祥顧
之甚悶忽以杖擊破燕巢隨手有一白鳳雛長二尺
以來自巢而墮未及於地即掀然出戶望西南冲天
而去諸禽亦應時散逝須臾而盡又一家亦是燕巢
中忽然赤色光芒而隱隱有聲若鳴鼓地中日夜不

絕夜後廊廻呵喝於外責其不戢燈燭既入其舍視之不見有火纔出門外望之則有火燄亘天居旬日間人漸聲傳或聚觀其家老人懼偶以拄杖探燕巢中即有一小赤龍子長尺餘墮下鱗甲炳煥老父驚戰速以裀褥藉之焚香禱謝未畢而見一大龍長丈餘自簷屋而入光如列炬爍人瞻視一家震駭竄伏稽顙龍徐徐擁其子入自寢室穴屋騰天而去亦不損物然二家不三數年皆壞敗焉

徐太尉彥若之赴廣南將渡小海有隨軍將忽於海淺瀨中得一小琉璃瓶子大如嬰兒之拳內有一小龜子長可一寸往來旋轉其間略無暫已瓶項極小不知所入之由也因取而藏之其夕忽覺船一觝壓重乃起視之即有衆龜層疊就船而上其人大懼以將涉海慮致不虞因取瓶祝而投諸海衆龜遂散既而話于海船之人曰此所謂龜寶也希世之靈物惜其遇而不能有蓋薄福之人不勝也苟或得而藏家何慮寶藏之不富哉惋歎不已

僖宗聰睿强記好馳騁諸色博弄無不周徧季年寵

內園小兒張浪狗好歌能舞纔十六七寵冠儕輩忽一日浪狗曰臣無馬乘僖宗乃密與銀一百兩令自買之時聖駕方自岐陽回長安少有好馬浪狗於雲陽縣求得一疋畜宣徽南院僖宗一日獨行院中聞浪狗得馬潛行看之此馬未嘗騎習僖宗巡繞馬左右謂浪狗曰好馬好馬數徧不已馬忽騰躍右足踏僖宗左脅便倒地不蘇浪狗驚惶急取銀盂子以尿灌僖宗口良久方蘇歸後稱氣疾以紿醫術二十餘人候脉出藥皆言是膀胱之氣並無瘳効脅痛轉劇

臥十二日崩本因馬踏也

太祖天性不好殺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勿妄殺人曹潘兵臨城久不下乃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赫怒批還其奏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妄殺也詔至城已破計城破日乃批狀時也天人相感如此

蔡元長享用侈靡喜食鶉每預畜養之烹殺無數一夕夢鶉數千百訴於前其一鶉居前致辭曰食君廩

中粟作君羹中肉一羹數百命下筯猶未足羹肉何足論死生猶轉轂勸君宜勿食禍福相倚伏觀此亡可爲恣饕餮而暴殄天物者之戒矣

章子厚惇初來京師赴省試年少美丰姿當日晚獨步御街見雕輿數乘從衛甚都鼎後一輿有一婦人美而豔揭簾以目挑章章因信步隨之不覺至夕婦人以手招與同輿載至一甲第甚雄壯婦人者蔽章雜衆人以入一院甚深邃若無人居者少選前婦人始至備酒饌甚珍章因問其所婦人笑而不答自是婦人引儕輩迭相往來甚衆俱亦姝麗詢之皆不顧而言他每去則以巨鎖扃之如是累日夕章爲之體敝意甚徬徨一姬年差長忽發問曰此豈郎所遊之地何爲至此邪我主翁行迹多不循道理寵婢多而無嗣息每鉤致年少之徒與羣婢合久則斃之此地數人矣章惶駭曰果爾爲之奈何姬曰觀子之容蓋非碌碌者似必能脫主人翊日入朝甚早今夕解我之衣以衣子我且不復鎖門俟至五鼓吾來呼子亟隨我登廳事我當以厮役之服被子隨前騶以出可

以無患矣爾後慎勿以語人亦勿復由此街不然吾與若皆禍不旋踵矣詰旦果來扣戶章用其術遂免於難及既貴始以語族中所厚善者云後得其主翁之姓名但不欲曉於人耳少年輩不可不知戒也

清源人陳褒隱居別業臨窻夜坐外即曠野忽聞人馬聲見一婦人騎虎自窻下過徑之屋西室內壁下先有一婢臥婦人即取細竹杖從壁隙中刺之婢即云腹痛開戶如廁褒方駭愕未及言婢始出已爲虎所搏遽前救之僅免鄉人云村中恒有此怪所謂鬼虎者也

池州進士鄒閬食貧有守一日將之外邑凌晨啓戶見一小篮籠子在門外無封鎖開視之乃白金酒器數十事約重百兩殆曉寂無追捕者遂挈歸謂其妻曰此物無因而至豈天賜我乎語未絕覺股上有物蠕蠕動金色爛然乃一蠶也遂撥去之未回手復在舊處以足踐之雖隨足而碎復在閬胸腹上矣棄之水投之火刀傷斧碎皆即如故衾裯飲食之間無所不在閬甚惡之友人有識者曰吾子爲人所賣矣此

所謂金蠶蠱者是也始自閩廣近至吾鄉物雖小而爲禍大能入人腹中殘嚙腸胃復完然而出閩愈懼乃以翁籠事告之其友曰吾固知之矣子能事之卽得所欲日致他財以報耳閩笑曰吾豈爲此也友曰固知子不爲也然則奈何閩曰復以此蠱幷舊物置籠中棄之則無患矣友人曰凡人畜此雖久而致富卽以數倍之息幷原物以送之謂之嫁金蠶其蠱乃去直以元物送之必不可遣今子貧居豈有數倍之物乎實爲子憂之閩乃仰天歎息曰吾平生以淸白自處誓不失節不幸今有此事遂歸家告其妻曰今事之固不可送之又不能惟有死耳若等好爲後乃取其蠱擲於口而吞之舉家救之不及妻子號慟謂其必死數日間寂無所苦飲啜如故逾月亦無恙竟以壽終其家亦因獲金之故遂致小康豈以至誠之感妖孽能爲害乎

姑蘇馮氏兄弟三人甚相愛其季娶婦未逾年輒諷其夫使分異夫怒曰吾家同居三世矣汝欲敗吾素業邪婦乃不復言其仲每對親戚切齒謂此婦必破

吾家一日其婦向夫悲泣求去詰之不答固問之始收淚曰妾父母以君家兄弟篤於友義故以妾歸君今仲常欲私我我不敢從每恚怒欲令君逐妾向勸君別居其實慮此使妾不幸爲仲所汚縱君含耻能忍妾亦何面目以見親戚乎因泣不止季怒遂逼其兄析居而孝友衰焉

婦人之妬有異甚者四十年前撫州監酒范寺丞者妻色美而妬范寵憚之同官每休暇招妓燕集皆不得預一夕范輪次直宿會有告私釀者范晨率吏卒徑往搜捕其同事李供奉者素知范妻之妬戲取妓鞋密置范臥具中須臾吏務吏携衾褥歸妻展衾得鞋神色沮喪詰所從來吏言不知於是泣怨良久拊心而呼曰天乎有是邪乃入室闔戶而寢頃之范還排戶入則自經死矣又有人任湖南倅妻生一子已周歲夫婦甚愛憐之偶一日郡守在告倅攝郡事會鄰郡太守過郡開宴命妓妓中有一秀慧者立侍倅側倅顧與語及戲爲酒令笑語方酣忽鈐吏擎生肉二盤置賓主前倅愕問其故則子肉也蓋妻忿夫與妓

語乃手刃其子刲肉以獻其毒忍至此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預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惜其初受勑修書也語其妻曰吾今修書可謂　孫入布袋矣妻曰君於仕宦何異鮎魚上竹竿邪聞者皆謂確對

余尚書靖慶曆中知桂州府境窮僻處有林木延袤數十里每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於林中甚清遠土人云聞之已數十年不詳其何怪也公遣人尋之見其聲自一大栢中出乃伐取以爲枕笛聲如期而發其寶惜之凡數年公之季命欲窮其怪命工解視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於刀下吹笛之像雖善畫者不能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矣

陳子直主簿妻有異疾每腹脹則腹中有聲如擊鼓遠聞於外行人過門者皆謂其家作樂腹消則鼓聲亦止一月一作醫莫能知

登州海中遇晴霽忽見臺觀城市人物往還者謂之海市東坡嘗一見之又歐公過河朔高唐縣宿驛舍夜聞鬼神自空中過人畜之聲一一可辨父老云二

十年前曾晝過止人謂之海市高唐去海實遠海市之說竊恐不然舊說漢時有人奉使過海忽見漢家宮闕臺殿如在目前使人因具衣冠向闕而拜須臾風駛舟行遂迷所在又酉陽雜俎云有人掘井深已若常井數丈不見水忽聞向下車馬人物喧闐之聲遂如隔壁出以告州將州將遣數人驗之不誣欲奏其事恐涉怪而止遽令塞之又湘潭界中有寺名方廣每至四月朔日在東壁則照見維揚宮府樓堞居民舍宇物物可數又家弟曾宿福清紫微院至三鼓後忽聞院後讙呼交易之聲儼如城市皆是浙音旦而止明日起視背高山峻壁也寺僧云一歲之中凡數次如此人謂之鬼市幽陰之事蓋有非人意所能測者

龜鑑兼有奇怪諧謔亦存乎其中若夫人禍天刑則付之無心可也

十年前曾畫過北人謂之海市高唐去海實遠海市之說竊恐不然舊說漢時有人奉使過海忽見漢家

玉照新志卷一

宋 王明清

慶元丙午明清得玉照一於友人永嘉鮑子正色澤溫潤制作奇古眞周秦之瑞寶也又獲米南宮書玉照二字因揭寓舍之斗室屏跡杜門懇索舊聞凡數十則綴緝之名曰玉照新志務在直書勿無私意爲善者固可以爲韋弦爲惡者又足以爲龜鑑兼有奇怪諧謔亦存乎其中若夫人禍天刑則付之無心可也

神廟聖意銳於圖治熈寧之政既一切變更法度開邊之議遂興洮河成功梅仙拓地然後經理西南小羌韓存寶以弗績誅繼而永樂大劒徐禧之徒死之由是耻於佳兵上亦鬱陶成疾

元祐初政廟堂諸公共議捐其所取紹聖崇寧紹述之說舉竄逐棄地之柄臣取青唐進築隍鄯銀夏至童貫蔡攸乃啓燕雲之役馴至靖康之禍悉本二子紹述思之令人痛心疾首焉

元祐黨人天下後世莫不推尊之紹聖所定止七十二人至蔡元長當國凡所背已者皆著其間殆至三百九人皆石刻姓名頒行天下其中愚智溷淆不可分別至於前日詆訾元祐之政者亦獲厠名矣唯有識講論之熟者始能辨之然而禍根實基於元祐嫉惡太甚焉呂汲公梁況之劉器之定王介甫親黨呂汲甫章子厚而下三十人蔡持正親黨安厚卿曾子宣而下十人榜之朝堂范淳父上疏以爲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范忠宣太息語同列曰吾輩將不免矣後來時事既變章子厚建元祐黨果如忠宣之言太抵

皆出於士大夫報復而卒使國家受其咎悲夫
元祐初修神宗實錄秉筆者極天下之文人如黃秦
長而是也故詞采粲然高出前代紹聖初鄧聖求蔡
元長上章指以爲謗史乞行重修蓋舊文多取司馬
文正公涑水紀聞如韓富歐陽諸公傳及叙劉永年
家世載徐占德母事王文公之詆永年常山呂正獻
之評曾南豐安簡借書多不還陳秀公母賤之類取
引甚多至新史於是裕陵實錄皆以朱筆抹之且究
問前日史臣悉行遷斥盡取王荆公日錄無遺以

修焉號朱墨本陳瑩中上書曾文肅謂尊私史
宗廟者也其所從來亦有本焉覽之者熟究而攷之
當知此言不誣

趙諗者其先本出西南其族黨來降賜以國
姓至諗不量其力乃與其黨李造賈時成等宣言欲
誅君側之姦其語頗肆狂悖然初無弄兵之謀建中
靖國時事既變諗亦幡然息心來京師注官時曾文
肅當國一見奇其才而薦之擢國子博士諗謁告省
其父母于蜀中其徒勾羣以前事告變獄既遂以反

逆伏誅父母妻子悉皆流竄改其鄉里渝州爲恭州文肅亦坐責告詞略云逮求可用之才輒薦逆謀之首是也究其始亦由狷忿妄作遂至殺身覆宗百世之下永負寇盜之名學者亦當以輕剽爲戒焉

明清每閱唐史甘露事未嘗不流涕也嗟夫士大夫處昏庸之世不幸罹此後來無人別白可恨近觀續皇王寶運錄云僖宗光啓四年正月詔云太和九年故宰臣王涯以下十七家並見陷逆名本承密旨遂令忠憤終被冤誣六十餘年幽枉無訴宜沾沛澤同慰泉扃並與洗雪各復官爵兼訪其子孫與官使令冤之魂亦信眉於九原矣惜乎劉昫宋景文歐陽文忠不見此詔載之於新舊唐史殊爲闕文如褒贈常濬孟昭圖二人之文亦其時以見之洪景盧容齋三筆不復重錄

明清家昔有盧載范陽家志一書叙其祖多遜行事之詳爲陸務觀假去因循不曾往索尚能彷彿記其二三則云多遜素與李孟雍穆厚善多遜竄逐後萬里相望聲迹眇絕時法禁嚴邸報不至海外一日忽

赦書至後有參知政事李參遜云此必孟雍若登政府吾必北轅戒舍人俶裝已而果移容州團練副使未渡巨浸忽見江南李主衣冠如平生問云相公何以至此參遜云屈後主斥之云汝屈何如我屈由是感疾而殂

又參遜門下士有种英蘇冠者平生最器重之得罪之後賓客雲散獨英冠二人徒步送抵天涯而還英後易名放即明逸冠易名易簡魁天下爲參知政事本朝有兩張先皆字子野一則樞密副使遜之孫

歐陽文忠同在洛陽幕府其後文忠爲作墓誌銘稱其志守端方臨事敢決者一與東坡先生遊東坡作詞爲前輩詩中所謂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能爲樂府號張三影者有兩蘇世美一東坡作哀詞者一蘇丞相子名京二人皆知名士也

王子高遇芙蓉仙人事舉世皆知之子高初名迥後以傳其詞遍國中於是改名蘧易字子開與蘇黃游甚稔見於尺牘東坡先生又作芙蓉詩云決別之時芙蓉授神丹一粒告曰無戚戚後當偕老於澄江之

上初所未聘子開時方十八九已而結婚向氏十年
而鰥居年四十再娶江陰巨室之女方二十矣合巹
之後視其妻則清盼冶容修短合度與前所遇無纖
毫之異詢以前語則惘然莫曉而澄江江陰之里名
也子開由是遂爲澄江人焉服其丹年八十餘康强
無疾明清壬午歲從外舅帥淮西子開之孫明之諱
在幕府相與游從每以見語如此此事與雲溪友議
玉簫事絕相類子開趙州人忠穆駿之孫虞部員外
郎正路之子晚守濠須祠堂焉賀方回爲子開撰祠

我昔官房子嘗聞忠穆賢又云和璧終歸趙子將不
葬吳今乃印在秦少游集中明之子即爲和寧也少
游沒於元符末子開大觀中猶在其誤明矣

明清述揮麈錄列本朝諸帝以潛藩爲軍府今又敬
以徽宗詔旨攷之云正和中五年十二月己亥宣德
郎王恬等言本貫遂州按九域志都督府遂州爲遂
寧郡武信軍節度使元豐八年陛下初封遂寧郡王
紹聖元年復以遂寧郡王出閤與蘇潤二州時同而
事均緣本州遂寧縣元符二年縣下慧明院秋冬間

忽觀佛像五次出現父老咸曰遂寧佛出越三年奉
陛下即位此其祥兆乞改府額詔升爲遂寧府又詔
至上嘗封蜀國公升蜀州爲崇慶府政和七年十二
月壬午詔以宿州零璧爲靈璧縣以眞州爲儀眞郡
通州爲靜海郡秀州爲嘉興郡從九域圖志所奏請
也實錄與三州圖經及儀眞通州嘉興三志皆所不
載明清嘗陳于禮部乞行下遂州照會施行
是歲十二月甲申司勳員外郎張大亨奏切見朝廷
講讀之官在天子所者謂之侍讀侍講而諸王府

有侍讀侍講官比擬稱呼相紊名之不正孰大於
太宗皇帝初爲韓冀諸王侍讀置侍講後有欲爲皇
族子孫置之議者以唐文宗改諸王侍講爲奉諸王
講讀講以教授爲名從之且皇族學官尚不可與王
府同稱而王府官豈可同天子講讀之號詔諸王府
侍講改爲直講侍讀改爲賛讀大亨字嘉父一時知名
士也
宣和元年十一月乙未知溫州蘇起奏臣昨謹將耕
籍詔書刻石被以雲鶴安奉廳事仍行下四縣依此

施行自比風雨調順禾稼盛茂既已收詞枯荄又復生穗每畝得穀一石至七八斗乞令諸路州縣劾此施行裕陵覽奏不樂云起謫佞一至於此何以儆在位其華飾手詔豈不是相侮可送吏部

蹙破眉峯碧纖手還重執鎮日相看未足時便忍使鴛鴦隻薄暮投村驛風雨愁通夕窻外芭蕉窻裏人分明葉上心頭滴裕陵覩書其後云此穫甚佳不知何人作奏來蓋以詔曹組者今宸翰尚藏其家

宣和末禁中訛言祟出深邃之所有水殿一游幸之所不到一日忽報池面蓮花盛開非常年比裕陵擬嬪御閹官凡數十人往觀之既至彼則有婦人俯首凭欄者若熟寢狀上云必是先在此秖候太早不得眠所以然喻左右勿恐懼見其縝髮如雲素頸燦玉呼之凝然不顧上訝之自以所執玉麈揮觸之愕然而起回首乃一男子鬚髯如棘面長尺餘四目若電極爲可畏從駕之人悉皆辟易驚仆上亦爲之失措逡巡不見上急命回輦未幾京城失守狩於朔方

明清揮麈錄載雍孝聞事頗詳近見秋浦朱去奢云

孝聞自海外量移池州以卒嘗有詩云官田種秫陶
元亮私釜生塵范史雲至今郡人猶傳誦之孝聞没
後和州道士云其姓名冐而爲孝聞走江淮間其才
亦不下孝聞有弔項羽廟文云無守陵之蕙帳有照
夜之寒卽過東坡墓題詩云文星落處天地泣此老
已亡吾道窮才力謾邊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
間便覺無清氣海外何人識古風平日萬篇誰愛惜
六丁收拾在瑤宮宣和初至京師遂得幸祐陵謂其
人可及林靈素之半錫姓名朱廣漢至紹興中猶在

寓會稽之天長觀明清尚及識之而洪景盧夷堅志
中記其一事云

鄭紳者京師人少日以賓贊事政府坐累被逐貧窶
之甚妻棄去適他人一女流落宦寺家不暇訪其生
死日益以困偶往相監問命於日者日者驚曰後當
官極品未論其他而今已爲觀察且喜在今日君其
識焉同行儕輩笑且排之甫出寺門有快行家者數
輩宣召甚急始知其女已入禁中得幸九重矣卽除
閤門宣贊舍人未及歲以女正長秋拜廉察不數年

位登師垣爵封郡王極其富貴榮寵妻再適張公緣
貧緣肺腑亦至正任承宣使韓髦斯士鄭氏壻也見
語如此

東坡先生知杭州馬中玉成爲浙漕東坡被召赴闕
中玉席間作詞曰來時炎會猶殘暑去日武林春已
暮欲知遺愛感人深灑淚多於江上雨歡情未舉眉
先聚別酒多斟君莫訴從今寧忍看西湖擡眼盡成
腸斷處東坡和之所謂明朝歸路下塘西不見當
花落處是也中玉忠肅亮之子仲甫猶子也

詩話云昭陵時近臣賦詩一聯云秦帝宮成陳勝起
明皇殿就祿山來或有譖于九重上覽其首句云朱
衣吏引上高臺即不復覼天語以爲器量如此何足
觀耶嗚呼昭陵豈不見全篇倘盡以過目則不可回
互矣此堯舜之用心宜乎享國

章聖朝种明逸抗疏辭歸終南舊隱上命設燕禁中
令廷臣賦詩以寵其行獨翰林學士柱鎬辭以素不
習詩誦北山移文一遍明逸不懌云野人焉知大丈
夫之出處哉厭寧中王荆公進用時有王一介中直

者以詩詆之云草廬三顧動幽蟄蕙帳一空生曉寒荆公不以爲忤但賦絕句云莫向空山覓舊題野人休誦北山移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蓋取於此中丈三衢人也昭陵時中制科仕裕陵爲從官子沇之彥允漢之彥周渙之彥昭濕之彥楚皆近世名卿今家居京口

明清近觀熙豐起居注云元豐四年慈聖光獻皇后上仙裕陵追慕至忘寢食適詣闕上言能使返魂上亦信之使試其術且載其施行云太廟齋郎

王照新志卷二

宋 王明清

陳瑩中諫垣集言之詳矣削籍於建中靖國崇寧初蔡元長召拜同知樞密院事卒于位恩數甚渥後一年其子郊擢福建轉運判官登對歸與客言穆若之容不合相法終當有播遷之厄客告其語遂坐訕弟邦送涪州編管處厚亦追貶單州團練副使具列詔旨至重和元年燕雲之役興處厚之姪孫堯臣以布衣詣京師扣閽上書力陳不可且極言一時之失逾

萬言末有御批云比緣大臣建議欲恢復燕雲故地王堯臣遠方書生能陳歷代興衰之迹達於朕聽臣僚咸謂毀薄時政首沮大事乞行竄殛朕以承平之久言路壅蔽敢諫之士不當賓之典刑優加爵賞僉諭何私堯臣崇寧四年已曾許用處厚遺表恩澤奏補因處厚責降遂寢不行今處厚未盡復舊官可特追復正奉大夫給還遺表恩澤特先補堯臣承務郎此九月二十二日施行明清伏讀至是淚落闌干始知永祐從諫如轉圜而淵衷初亦知北征爲非特當時大臣唯務迎合將順以邀功不能身任死事卒至禍亂可不痛哉

裕陵初復西邊境土人初不知姓氏詢之邊人云皇帝何姓云姓趙皇后何姓云姓向大朝直臣爲誰云包樞密拯是也於是推其族類各從其姓至今有仕於中朝者然多布列

明清揮麈前錄載中書令舍人紅鞋自葉少蘊始出於姚令威叢話近觀孫仲益所作霍端友仁仲行狀云以大觀元年十一月除通直郎試中書舍人賜三

品服故事三品服角帶佩金魚爲飾一日徽宗顧見公謂左右曰給舍等耳而服色相絕如此詔令太中大夫以上犀帶垂魚自公始也與姚所記少異

湯舉者處州縉雲人與先人太學同舍生有才名於宦政間登第之後累任州縣積官至承議郎居鄉邑以疾不起舉適上課當遷員郎而綸軸未須有王令沐者南都人文安堯臣之後爲縉雲令告其家云未須發喪少俟命下舉妻懼不敢令沐力勉之且爲亟遣价疾馳入都趨取告身越旬日始到然後舉哀今沐爲保任申郡遺澤遂沾其子即進之思退也後詞科賜出身盡歷華要位登元台震耀一時亦異事也故書之

明清投轄錄所叙劉快活事後來思索所未盡者今列於編外曾祖空青文肅之第三子也快活每以三運使呼之後果終漕輓舅氏宏父談天者多言他日必爲卿相劉笑曰官職俱是正郎去不得矣文肅當國先祖爲起曹郎中一日忽見過曰我今日見曾三女兒他日當爲公之子婦時先妣方五六歲又謂先

人曰曾三女汝之夫人也歸見文肅呼先祖字云王樂道之子三運使之壻此見他日名滿天下然位壽俱嗇奈何已而文肅罷相遷宅衡陽北歸後先祖守九江遣先人訪文肅於京口一見奇之遂以先妣歸焉後所言一一皆合不差毫釐其他類此尚象不能悉記異哉

明清揮麈後錄載周迎所記陳堯臣決伐燕志策蓋出於天下公論而堯臣之子倚財確行行都張全眞參政日載眞僞作一積可以但作全眞文字近曾

仁甫長編云紹興元年正月十四日辛丑中書舍人胡交修言人臣之罪莫大於誤國誤國之禍莫大於燕雲之役者燕山議首與夫用事之臣大者誅戮次者流放而陳堯臣者獨仍舊故秩廩食縣官置而不治豈所以上慰宗社之神靈下洩四方之痛憤哉堯臣爲國召亂不知罪惡之重乃敢自引矜乞爲郡守今雖爲宮祠叨切食祿臣愚伏望睿旨削奪堯臣在身官爵投竄遐方以懲其惡以謝生靈爲後世臣子誤國之誡詔堯臣主管臨安府洞霄宮指揮更不施

行書之于編蓋知郯之言不厚誣且非明清之私意事見長編第一百五十九之註後閱大典日曆宰執奏乞行遷責高宗云豈可以自乞差遣反遭貶邪止罷祠焉

王彥國獻臣紹信人居縣之近郊建炎初北人將渡淮獻臣坐於所居小樓望見一老士大夫彷徨阡陌間携一小僕負一匣埋於空廻之所獻臣默然識之事定往掘其地宛然尚存啓匣乃白樂天手書詩一紙云石榴枝上花千朶荷葉杯中酒十分滿院弟兄皆痛飲就中太戶不如君獻臣後南渡寓居餘杭出以示余眞奇物也聞後以歸劉綱公舉矣又云建炎間避地奉化境上一二僕隸偕行嘗夜過渡月色微明有數人先往焉忽問云非王獻臣解元行乎但見其軀幹長大語聲雄勵心竊疑之忽徑劃水而渡彼岸波濤洶湧久之獻臣惶怖幾觸見不知爲何怪後亦無他

黃進者本舒州村人爲富室蒼頭奴隨其主翁爲父擇葬地于郊外山間與葬師偕行得一穴最勝師指

示其主云葬此它日須出名將在傍默識之是夕乃
挈其父之遺骸瘞于其所主是初不知爲何人也已
而逃去爲盜坐法黥流又數年天下亂進鳩集黨類
改涅其面爲兩旗自號旗兒軍寇攘淮甸間人頗識
之朝廷遣兵捕之遂以衆降後累立功至防禦使
自紹興講和以來北使經由官私牌額悉以紙覆之
蓋常年之例隆興間北使往天竺山燒香過太學門
臨安尹命官吏持紙往幕太學二字有直學程宏圖
者禰噗立其下曰太學賢士之關國家儲才之地何
歉於遠人堅執不令登梯吏以白尹尹以上聞上陵
加嘆久之遂免至今循之宏圖後登第上記其姓名
喜其有守擢大理司直遷丞而卒宏圖番陽人詞翰
亦佳然使酒難近人多忌之
乾道中趙渭磻老爲臨安尹時巨璫甘昇權震一時
有別墅在西湖惠照寺西地連郡之社壇昇欲取以
廣其圃磻老欣然領命有州學教授者入議狀以謂
戎祀國之大事豈可輕狥闇寺之欲易不屋之祭耶
力爭之卒不能奪而止忘其姓名或云石斗垈九淵

未知孰是焉

錢處和紹熙甲子歲爲明州通判招魏南夫處賓館史直翁乃南夫同舍生偶罹横逆拘係適歲當行科舉南夫爲請與處和憐之懇太守始得就試遂預首薦明年登進士第調餘姚尉復與南夫爲代其後三公皆登揆路處和雖甚參預然常行宰相事異哉

思陵紹興乙亥歲秦檜之姐更化之初竄告訐之徒張常先而下前後凡十四人此盛德大業恥言人過仁厚之風合以付昭陵後後來編纂聖政錄適秉筆之臣有託其間羣從者略而不書是致讀者爲之憤然近修實錄乃用其徒子弟位長史局不但未必發明偉績且使秦氏奸惡殆將併揜深用歎惋

高抑崇閱紹興中爲禮部侍郎忤秦檜以本官奉祠四明里中疾篤丐休致且爲書愬於秦覬復職名庶幾祿及後人蓋是時有制雖侍從未復元職格其賞延故述其家困苦之狀秦覽書憐之呼持書之僕來詢其生計如何而僕者强解事乃妄增其產業以自於秦秦怒云高抑崇死猶誑人如此竟寢其請至秦

亡始追賁次對而獲鄙典
隆興三年趙汝愚廷試第一時外舅爲刑部侍郎臚
傳既歸明清啓云適曾稱賀否宗室魁天下今日觀
見可謂盛事禮宜爲慶外舅擊節云班行中無人舉
此今無及矣太息久之
紹興乙卯張安國爲右史明清與仲信兄鄭舉善郭
世禎李大正李泳多館于安國家春日諸友同遊西
湖至普安寺於窻戶間得玉釵半股青蚨半文想是
遊人歡洽所分授偶遺之者各賦詩以紀其事[illegible]
仍安國云我當爲諸公攷校之明清云凄凉寶鈿初
分際愁絕清光欲破時安國云仲言宜在第一俯仰
今十年矣主賓之人俱爲泉下之塵明清獨存於世
追懷如夢黯而記之
紹興辛巳冬完顏亮自斃於揚州明年正月詔起外
舅方務德帥淮西明清寔從行至建康與張安國會
於郊外安國之妹夫李瞻伯山外姑之甥鄭端本德
初共途皆士子也是時得旨令慕董行往撿戰没之
骼于淮上外輩蔣山天禧二寺得二十輩以三月六

日自采石共一大艦渡長江是夏孝宗即位明清與伯山德初俱以異姓補官外舅安國皆正席禁路僧雖悉祝髮浮屠想是日日辰絕佳耳

歐陽詩云蘇子美挽詞奏邸獄寃誰與辨高橋客死世通悲以爲用事親切而世不知高橋客死之義後來紹興中秦禧勢方鼎盛嘗託其客陸外之仲高問于明清偶省記得見吳地記後漢梁鴻客食吳門死於高橋而子美亦然因以告之熺甚以賞激未幾仲之殂熺亦逝矣

紹興辛酉冬仲信兄客臨安嘗觀是歲南郊儀狀公龍山茶肆忽一長鬚偉男子衣青布袍于稠人中歎息云吾元豐五年遊京師一見之後不曾再覩今日之盛殆與昔時無異焉仲信知其異人也亟下拜俛與已失之矣

紹興癸丑歲明清任贊書寧國軍節度判官時括蒼蔣世修繼周以獨座前資來爲郡守宣城舊例每支軍食則幕職兵官俱集倉中是歲十二月散糧明清以私務入倉小緩逮至其門見諸君聯車而出悉有

倉黃之狀詢之曰通判周世詢建議欲以去歲舊粟
支其半羣卒惡其陳腐橫挺於庭出不遜語欲入白
黃堂矣且衆兵隨其後明清亟止之云可復歸舊次
一面令車前二卒長傳呼喻之云僉判適自府中來
已得中丞台旨令盡支新米亟令專知吏往白史君
告以從便宜之故於是卒徒歡呼帖服無敢譁者不
然亦幾殆焉蔣守由此遂相論薦然露章不欲及也
汪彥章在京師嘗作小闋云新月涓涓夜寒江靜山
涵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窗瘦好個霜天閑却使
君知否亂鴉啼後歸興濃如酒紹興中彥章知徽州
仍令席間聲之坐客有挾怨者亟納檜相指爲新製
以譏檜之檜之怒諷言者遷之於永

嘉靖丙子何文縝栗相騎初退時議欲率文武百
僚拜乞乾重節上壽文縝命吏部郎中方允迪元若
爲三表才上即允所請後二表不復用文縝與允迪
大稱歎賞不已且云恨不果用然當誦佳句於百僚
之上也今列于後第二表云立爲天子肇興黃帝之
英姿請祝聖人允執唐堯之謙柄載陳悃愊冀動淵

東宮謝恭惟皇帝陛下勇智生知聰明性稟東宮主
器盛德久孚於寰瀛內禪應圖大計果安於社稷厲
精爲治側身脩行儉奉已而厚事親寬御衆而亟承
祖維震夙之令旦率晉師之歡呼五百歲爲春秋寧
俯稽於南楚一千年而華實盡還取於西池何睿意
之勿休當縟儀而固拒伏望昭一人之有慶納萬壽
之無疆陛下太宗南嚮辭而必再趣乎孝武中岳呼
而止三幸賜命旨或從公愿第三表云節紀千秋歸
美薦形於刻牘享加三夏隆謙再却乎舉觴効磬與

倩頻于震聽皇帝陛下兆於變化生而神靈學建已
誕彌之辰應虹流長發之瑞盡仁皇之忠厚指發乾
元於向辰自有仁祖之聰明數同天於過信正心誠
意勤儉邦家地闢天開而除妖災雷厲風行而成功
治龍樓問寢欣西宮鳴蹕之還虎符發兵至北鄙控
弦之遠式全丕搆允謂中興豈有首臨鼎殿之期而
當力拒華封之祝伏望皇帝陛下制行不以已歛福
用錫民登五咸三偉示茲之高宴桑田東海協稱壽
之懽謠罔達就日之懷克受後天之算

玉照新志卷三

宋　王明清

秦妙觀宣和名娼也色冠都邑畫工多圖其貌售於外方陸升之仲高山陰勝流詞翰俱妙晚坐秦當中遂廢於家嘗語明清曰頃客臨安雨中一老婦人蓬首垢面丐於市籍簷溜以濯足泣訴於升之曰官人曾聞秦妙觀否妾即是也雖掩抑困悴而聲音舉措固自若也各與之金而遣之去仲高言已淚落盈襟益自愴其晚年流落不偶時相似耳言猶在耳與懷

太息

明清家舊有常子允元祐中在館閣同會諸公手狀如黃秦晁張諸名人皆在焉後爲龔頤正易去此數洪景盧容齋三筆乃云見於王順伯所以爲高子允者常名立汝陰人與家中有鄉曲之舊夷父秩之子熙寧初父子俱以處士起家子允爲崇文館校書郎元祐中再入館後坐黨籍謫永州監稅以卒石刻碑中可攷此卷乃子允與大父者而景盧指爲高君知高子允又何人耶

杜子美作酒中八仙歌叙酒中之樂甚至由是酒子美亦好飲者不然又焉得醉中詆嚴武幾至殺身耶

宣和中外祖曾空青公守山陽有堂胥之子韓璡者以御筆來爲轉運司勾當公事年未冠而率略之甚一日語外祖云先丈嘗爲何處差遣外祖云曾在中書復詢云何年耶答云建中靖國之初自右府而過璡大笑云豈有察院而過中書省乎蓋謂其儕類而然外祖即應之云先公自知樞密院拜右僕射璡默

然闔席爲興絶倒

雷轟薦福碑事見楚僧惠洪冷齋夜話去歲婁彦發機自饒州通判歸詢之云薦福寺雖號番陽巨剎元無此碑乃惠洪僞爲是說然東坡已有詩曰有客打碑來薦福之句按惠洪初名德洪政和元年張天覺罷相坐關節竄海外又數年回僧始易名惠洪字覺範攷此書距坡下世已逾一紀洪與坡蓋未嘗先接恐是已有妄及之者則非洪之鑿空矣洪本筠州高安人嘗爲縣小吏黄山谷喜其聰慧教令讀書爲浮屠氏其後海内推爲名僧韓駒作寂音尊者塔銘即其人也

韓子蒼駒本蜀人父爲峽州夷陵令老矣有一妾子蒼不能奉之父怒逐出内侍賈祥先坐罪竄是郡駒父事祥甚謹祥不能忘子蒼父逐之後走京師祥已收召大用事子蒼往投之祥不知其得罪於其父也獻其所業偶裕陵忽問遷謫中有何人材祥即出子蒼詩文以進首篇太乙真人之句上覽奇之即批出賜進士及第除秘書省正字不數年遂掌外制

紹聖中有王毅者文貞之孫以滑稽得名除知澤州
不稱其意往別時宰章子厚曰澤州油衣甚佳良久
又曰出餳極妙毅曰啓相公待到後當終日坐地披
着油衣食餳也子厚啓齒毅契之子倫也
石才叔蒼舒雍人也與山谷遊從尤妙筆札家蓄圖
書甚富文潞公帥長安從其借所藏褚遂良聖教序
墨蹟一觀潞公愛翫不已因令子弟臨一本休日宴
僚屬出二本令坐客別之客盛稱公者爲真反以
叔所收爲僞才叔不出一語以辨笑啓潞公亦大
方知蒼舒孤寒潞公大酒坐客赧然
蔡襄在昭陵朝與歐公齊名一時英宗即位韓懿公
當國首薦二公同登政府先是君謨守泉南日晉江
令章拱之在任不法君謨按以贓罪坐廢終身拱之
望之表氏同胞也至是既訟寃於朝又撰造君謨乞
不立厚陵爲皇子疏刊板印售于相籃中人得之遂
干乙覽英宗大怒君謨幾陷不測魏公力爲營救事
見司馬公齊記及歐公奏事錄記之甚詳君謨終不
自安乞補外出官杭州已而憂去終故魏公與君謨

帖云尚抑柄用此當軸者之愧也親筆今藏呂子和
平叔處

先祖舊字子野未登第少年日携歐公書贄見王文
恪于宛丘一見甚青顧云某與公俱六一先生門下
士他日齊名不在我下子野前已有之當以晉之字
爲遺先祖遂更字樂道先祖位雖不及文恪而名譽
籍甚於熙寧符祐之時文恪長子仲弓實韓持國壻
持國夫人實祖母親姑由是情益稔熟仲弓之弟郎
幼安始名寧後以有犯法抵死者故易名襄而

字靖康初以知樞密院爲南道總管先人爲屬
有督勤王師檄文薦紳多能誦之
秦檜初擢第王伸峴以其子妻之仲峴後避禍
改名仲山仲山仲魯庸人也禹玉子而鄭達夫禹
婿達夫之室蓋檜妻之親姑也　夫當闕處以密州
教授鑿公巽爲守前廉之代還薦于朝得學官維而
貢緣鄭氏中宏詞科吳幵力薦其才學除郎靖康中
張邦昌使北猝置爲屬以行邦昌使還拜相屬呂舜
徒好問薦引入臺侵中司　粘罕妄有易置君位

監察御史馬伸首作大義上書糾罕言其不然檜偶
爲臺長列名冠首怒拘檜與其妻王氏於北方檜既
陷此無以自存張遜於人之左戚悟室之門悟室素
主和議者也凡經四載乃授旨意得其要領約以待
時而舉密縱之使挈其妻航海南歸抵漣水軍兵始
至淮上既退郡人推土豪丁超權領郡事及至遂殺
超既退衆復超子禩領軍事年方十八九矣禩假舟
至楚州令典客王安道偕行幾爲郡守楊揆所斬賴
揆之館賓晉當可救之得免時斬王世忠駐軍高郵

會之不敢取送於彼復自楚泛洋至會稽入三江門
思陵方自溫州乘槎入越暫以駐蹕富季申爲中丞
露章乞還其職於檜亦懷其前日之忠即從其請尋
登政府繼拜右揆引公孫爲參政季申爲右府富翟
二公後卒不合而紛競二公罷政然悉存其職名示
以報德檜乃建北客歸北南人留南之策蓋欲與悟
室相應大咈人情遂從策免故制云自詭得權而舉
事嘗聳動於四方建茲居位以陳謀首建明於二策
罔燭厥理殊乖素期褫職告去聳動四方之聽朕志

爲移建明二策之謀爾材可見投閒屢歲呂頤浩趙鼎張浚皆爲相王戰者也適鄜瓊以市州叛而聲遠以非績招罕誅死劉豫廢斥悟室大用事思陵亦厭佳兵檜起帥浙東入對之際揣摩天意適中機會中講和之謀遂爲已任夫契淵衷繼命再相以成其事凡中按籍所取北客悉以遣行盡取兵權殺岳飛父子其議乃定逮太母廻鑾臥鼓滅鋒逾二十年此檜之功不可掩者也故洪光弼於稠人廣衆中昌言悟室托其寄聲之語切中其病乃遣遠竄及夫卡衣

勳之後扶人之勢權傾海內不知有上鈐制中外脅持薦紳開告訐之門興羅織之獄士夫重足而立使其無死奈何此檜之罪不可逃也紀之于帙可不戒哉其後挽達夫之子億年祝儀政幷以滔天之罪流放南州既放逐便卜居於章貢以其壻曾慥作郡守王道安爲江淮守帥以禮爲觀察使邦昌家屬悉得還浙中皆酬私恩也

秦檜既殺岳氏父子其子孫皆徙重湖閩嶺日賑錢米以活其命紹興間有知漳州者建言叛逆之後不

應留乞絕其所急使盡殘年秦得其牘令札付岳氏而已士大夫爲官爵所鉤用心至是可謂狗彘不食其餘矣不欲顯言其姓名以爲縉紳之戒

東坡南遷北歸次毘陵時久旱得雨有里人袁默思與有一絕云青蓋美人回鳳帶繡衣男子返雲車上天一笑渾無事從此人間樂有餘書以呈坡大喜爲之重寫且以手柬褒之至今袁氏刻石藏於家默後仕至朝請大夫以名字典郡云

仲彌性并淮上知名士也登第之後諸侯交辟久之得通判湖州楊娼韻者以色藝顯名一時彌性或誓與偕老韻以誕日嘗作醮供彌性爲代作醮詞云

身若浮萍尚乞憐於塵世命於葉薄敢祈祐於玄穹適屆生初用輸誠曲妾緣業如許流落至今桃李本半殘何滋於苑囿燕鶯已懶空鎖於樊籠隻影自憐甘心誰亮香爐經卷早修清淨之緣歌扇舞衫尚掛平康之籍伏願來吉祥於天上脫禁錮於人間既往修來收因結果辟纑織履早諧夫夫婦婦之儀噎理遺簪免脫暮暮朝朝之苦人之所願天不可誣仲楊

紅事雖甚親切然黷穹甚矣尋即俱去適王承可鐵
爲郡守與之啓云方將歌別駕之功聞已泛扁舟之
楫乃興大廢彌性坐廢二十餘年逮秦檜殂始獲昭
雪繼而入丞光祿出守蘄春以疾終於淮東儀幕

王照新志卷四

宋　王明清

高公軒者宣仁之疎族也政和末爲滄州義曹考滿
哀鳴于外臺及將白自唯孤寒無從求知於當路但
各乞一改官照牒障面而歸以張鄉閭足矣人皆憐
而與之既至京師乃詣部自陳薦狀已足乞以照牒
爲用先次放散適有主之者從其說而施行之遂冒
改秩蔡元長時當國聞之遂下令今後不得妄發照
牒公軒中興後爲檢正諸房文字

外祖曾空青政和中假守京口舉送貢士張彥正綱宣和末守秀水舉送沈元用晦紹興間牧上饒舉送汪聖錫應辰三人皆爲廷試第一其後舅氏曾宏父知台州鹿鳴燕坐上作詩以餞之末句云三郡看魁天下士丹丘未必墜家聲是歲天台全軍盡覆事有不同如此者沈元用文通孫也初名杰家於秀之崇德縣坐爲人假手奏案至裕陵榻前上閱之云名見梁四公子傳此人必不凡可從濶略時方崇道教故也遂降旨令令後止不得入科場而已彷彿無所往

時外祖守秀城舅氏宏父爲湖州司錄來省侍妓長楊麗者才色冠一時舅氏悅之席間忽云有士人沈念六者其人六藝絕倫不幸坐累遂無試頭奈何宏父云審如君言吾合牒門客一人尚未有人翌日訪舅氏一見契合易其名曰晦是歲漕司首選明年爲大魁才數月即入館爲郎奉使二浙經由嘉禾麗張其徒曰我今日迺往庭參門生耶

張子韶凌季文俱武林人少長同肄業鄉里宣和末居清湖中時東西兩岸居民稀少白地居多二人夜

同步河之西見一婦人在前衣敝楚楚因縱步覘之常不及焉至空迥處忽見回顧二人而笑眞絕色也方欲詢之乃緩步自水面而東二公驚駭而歸

王磐安國合肥人政和中爲郎京師其子婦有身訪乳婢女僧云有一人丈夫死未久自求售身安國以三萬得之又三年安國自國子司業丐外得守宛陵挈家之官舟次泗州一男子喝于輪前云乳婢之夫也求索其妻安國驚駭欲究其詳忽不見歸語乳婢亦愕然無說至夜乳婢忽竄去遍索不可得詰旦舟尾乃見尸浮於水面

元符末巨公爲太學博士輪對建言比因行事太廟冠冕皆前俯後仰不合古制詔行下太常寺中奏云自來前仰後俯必是本官行禮之時倒戴之誤哲宗顧宰臣笑云如此豈可作學官可與一閑散差處改端王府記室參軍未幾端邸龍飛風雲感會至登宰席寵祿光大震耀一時禍福倚伏有如此者

李漢老邴少年日作漢宮春詞膾炙人口所謂閬玉堂何似茅舍疎籬者是也政和間自書省下憂歸山

東服終造朝舉國無與立談者方悵悵無計時王繼
爲首相忽遣人招至東閣開宴延之上坐出其家姬
數十人皆絶色也漢老惘然莫曉酒半羣唱是詞以
侑觴漢老私切自欣除目可無慮矣甚大醉而歸又
數日有館閣之命不數年遂入翰苑

江緯字彥文三衢人元符中爲太學生徽宗登極應
詔上書陳大中至正之道言頗剴切上大喜召對稱
旨賜進士及第除太學正自此聲名籍甚陸農師爲
工丞以其子妻之政和末爲太常少卿蒙上之知

有禮邁之命時隆民已亡再娶錢氏秦魯大王女也
偶因對揚奏畢上忽問云聞卿近納錢景臻女爲室
亦好親情言訖微笑是晚批出改除宗正少卿彥文
知非美意即丐外出知處州由是遂擯不復用

明清揮麈餘話載馬伸首乞立趙氏事後詢之游誠
之凡言與前輩說有異同者今重錄其所記于後靖
康初秦檜爲中丞馬伸爲殿中侍御史一日有人持
文字至臺云北軍前令推立異姓來未及應語之間
馬遽云此天位也人情安得而易舍立趙氏其誰立

秦始入議狀連名書之已而二帝北狩秦亦陷彼獨馬公主臺事排日以狀申張邦昌狀云伏覩太金太宰相公權主國事未審何日復辟謹具申太宰相公伏乞指揮施行至康王即位日乃止有門弟子何先者邵武人守太和嘉王榜登第少師事馬公其後秦檜南歸擅立趙氏之功歸已盡掠其美名取富貴位極公槐勢冠今古何公常太息其師之事湮沒欲辯明其忠每引紙將書輒爲其子所諫以謂秦方勢燄震主豈可蹈危機掇家禍然何公私自爲馬公行狀一通常在也紹興甲戌以左朝奉郎任辰州通判時滿一夕忽夢馬公衣冠相見與語如平生親旣寤聆其子曰馬先生英靈不沒齎恨九泉如此有意屬我乎掛其遺像哭之其子鎬哀勸不從因告其父曰俟斯人死上之未晚太和曰不然[illegible]我先死瞑目有餘恨後日當受代即手書一狀聞于朝其詞尤委曲回互但云自太師公相陷彼之後獨殿中侍御史馬伸排日以復辟事申邦昌云云且以所作行狀繳納乞付史館立傳以旌其忠入馬遞馳達然後解組以

歸秦得之怒凡一路鋪兵悉遭痛治仍下廷尉追捕何公甚急獄吏持文移至邵武而太守張姓者驚愕罔措就坐得疾越翌日始甦扶腋至廳事才啓封視牒則所追者左朝奉郎何先也方遣吏往村落追赴以行既對吏而栢臺考吏已先在棘寺但謂靖康雖有馬伸爲殿院未嘗聞有此狀也令臺吏勒軍令狀棘寺以上書不實擬降一官罷前任思陵重違檜意聖語曰所擬太輕特追兩官羈置英州蓋紹興甲戌歲也後一年乙亥檜死日御批何先所犯委是密令有司別定遂復元官放逐便仍理元來磨勘爲朝散郎何在貶所皆無恙歸至里門遇親戚相見喜馬公之事明白一笑病廢朝廷雖欲用之弗起僅能食祠官之祿一年而已鎬乃誠之姨夫是以知其詳及建寧諸鄉老長搢紳之與何太和相厚者皆能言其事

明清近又得伸上邦昌全文用列於後云伸伏見日者北兵切二聖北行且逼太宰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待兵之退必能復辟也忠

臣義士不忍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者亦以相公必立趙孤也今兵退多日吾君之子已知所在獄訟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尚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道路傳言以謂相公外挾强國之威使人游說康王自令南遁然後據有中原爲久假不歸之計伸知相公必無是心但爲其人所迫未能盡改雖然如此亦大不便蓋人心未孚一旦喧闐雖有忠義之心相公必不能自明滿城生靈必遭塗炭辜負相公之初心矣伏望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爲稟取太后命丁行仍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榜勞四方軍師以示無間內外赦書施行恩惠收人心專事權行拘收候立是氏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爲福伊周再出無以復加儻以伸言爲不然即先次就戮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於公爲叛臣也邦昌於是一令一切改正

劉偉元邁新安人也携其父舜申所述乙己泗州錄己酉避亂錄二書相示叙俶擾時事今列於後乙巳泗州錄云宣和乙巳予家寓居泗州之教授廳適在

賓積門出門即淮河有友一二人在南山如鄭況仰
苟其父爲發運司屬官廨宇在焉以故無三五日予
不至南山常時至彼講論文字是時朱勔父子正得
志勢位炎炎每上下京浙則託往來降御香其實欲
所過州縣將迎之勤也是年秋朱汝賢自浙中來以
降御香泗州官吏迎于陡山陡山出城四里許在淮
西南岸過是無路可行故止於此邀迎其船汝賢傳
指揮到城中亭子上相見官吏皆廻候于亭及船至
亭通名典謁者曰承宣歇息矣俟久之令再通曰時

着矣抵暮方見守倅而已傍觀者見其驕傲皆爲[illegible]
不平予輩時談此事於南山曰我輩恐未死且看朱
勔父子終竟如何其後北兵入南抵都城上皇避位
日聞京師事不一未幾朱勔首以小舟于東下曰勔
已放歸田里矣不敢出見人人亦不顧之日有京師
權貴與中官下來者頗多皆着皂衫而繫皂縧行于
街市又幾日曰上皇已在發運司行衙矣人初不信
及往觀但見船一隻泊於河步以結激壁矢張於船
前問之上皇果在衙中侍衛蕭然又數日軍馬纔到

市上皂衫貴人益多凡前此聞所貴倖官侍之用事者問之往往在焉俄又聞童貫亦至或有見坐帷帳中黑肥軀幹極大者問之童大王也軍馬至皆渡淮駐於南山後聞高俅于南山窄隘俅之弟伸亦同在彼因普照覺老請齋於南山始知之是時也窄隘南山即已棄淮之北矣實今日之吉兆亦自東京來至南山無控扼之所也俄又聞上皇登發運衙城上之亭觀漁人取魚於淮又旬日上皇移幸而南自是京師士民來者日夕繼踵益知北兵叩城之事以上皇益南侍衛自京師而至益盛一槖駝踏浮橋傾倒墜入淮中以負物之重恐必不救也又閱歲時上皇駕還皆親至塔下燒香每入寺寺中人皆驅出施僧伽鉢盂袈裟至親與着於身先是以普照寺大半爲神霄玉清宮至是御筆畫圖以半還寺寺僧送駕出城得御筆歡喜上皇初至之時寺之緊要屋宇還之益多始所還道流盡拆去門窻及再還即并所拆門窻得之道流褫氣矣明年秋余同弟汝士往國學赴試汝士預薦而余遭黜獨還泗州侍親時伯兄汝明再

爲監察御史汝士寓南臺公廨以待省試以再遭閤
憫病幾死蓋國學諸生例患鄉氣故染是病也使子
是年預薦必死于京師及聞太原失守知淮泗不可
居借船於發運方孟卿遂得觀來湖州船纔過闕即
潮落不可復開而泗州尋亦亂矣嗚呼北人憑陵國
家顛危實上之人爲權倖誘惑造成此禍而勔一人
亦在數蓋勔乃姑蘇市井人始以高資交結近習進
奉花石造御前什物積二十年職以充進奉監司守
令或忤其意以故違御筆繩之應造什物皆科以

縣所處才及萬分之一餘皆竊以自潤及分遣權倖
以徼恩寵故勔建節旄子侄官承宣觀察使下逮廝
役日爲橫行媵妾亦有封號勔與其子汝賢汝功各
立門戶招權鬻爵上至侍從下至省寺外則監司以
至州縣長吏官屬由其父子以進者甚衆貨賂公行
其門如市於是勔之田產跨連郡邑歲收租課十餘
萬石甲第名園幾半吳郡皆奪上庶而有之者居處
園第悉擬宮禁服食器用上僭乘輿建御容殿於私
家在京則以養種園爲　徙居民以爲宅所占宅

舟兵級月費錢糧供其私用及上皇禪位放歸田里其假道泗州也遽蔽船門惟恐人知之亦無面以見人未幾安置廣南籍沒財產旣而取首級家屬悉竄以此觀之宜乎召靖康之禍而致國之危焉然所以造禍者豈止勔之一人耶因思宣和間京師奢侈正盛一相識言曰書之內作色荒數語古人法度之嚴如此是語者有一則必亡豈有兼是數者而復有逾於此者安得無禍乎靖康果有其應或曰若如此而無禍則古人之言必妄詩書皆不足信者而喋喋[illegible]

說自念老矣切慮遺忘遂追思所見筆之於冊云

陶翁寮語

宋　樓璹

文士輕薄不顧道理有甚害義者今諸家雜說往往有之

冷齋夜話云池塘生春草乃謝公平生喜見惠連夢中得之不當尼其句爲佳此語固善句之妙眞不可以言傳也

醫者意也古人有不因切脉隨知病源者正意之所通也

西京牡丹闘于天下花盛時太守作萬花會此亦二千石風流罪過

紹聖間吳尚書喜論杜詩每從官晨集聽者以爲苦時葉致遠爲中書舍人每遷坐于門外簷次一日忽大雨飄洒同列呼之不至問其故曰怕老杜詩葉亦可謂不善瓠葢也

孫莘老喜讀書晚年病目乃擇卒伍中識字稍解事者二人授以句讀每瞑目危坐室中命二人更讀于傍終一策則易一人飲之酒一杯使退卒亦自喜不

雖可謂老年讀書法

闕名

杜丹坪環坪皆杜丹也春時花發傾城出遊鶯鶯燕子飛翔坪上

虞美人草父老云曾有人于和夷塤見此草偶歌之叶虞韻遂舞動如醉者然因是登之志或曰如雞冠花葉

錦城因錦江之水濯錦而名人又謂蜀王衍命蜀城遍栽芙蓉花得名亦新

蒙山有僧病冷且久偶遇老父曰仙家有雷鳴茶俟雷發聲乃茁可併手于中頂採摘服之僧病果瘥今產茶不廢

玉局觀以漢永壽初老子與張道陵至此有局脚玉床自地而出老子昇座與道陵說南斗經既去而座隱

成都出小鳥紅翠相間生于桐花中惟飲其汁不食他物花落隨死

郫人刳大竹傾春釀于中號郫筒酒川中至今以占米或黍七分高粱三分以五加尖釀之